

王树理◎著

草根阶层的创业史话
原汁原味的民俗风情
波澜壮阔的黄河长卷

黄河魂

王树理◎著

黄河口

草根阶层的创业史
原汁原味的民俗风情
波澜壮阔的黄河长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黄河咒/王树理著.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7.9

ISBN 978-7-5329-2691-6

I. 黄…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51315 号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10.375 插页/3 千字/229

印 数 1-5000

定 价 20.00 元



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王树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商河县人，回族，生于1951年4月29日，毕业于曲阜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现任山东省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主要作品有中短篇小说集《一生清白》，散文集《故地背影》、《九河梦寻》，诗集《拥抱太阳》。《黄河咒》是作者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目录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22
第三章	036
第四章	046
第五章	071
第六章	105
第七章	121
第八章	136
第九章	150
第十章	159
第十一章	183
第十二章	202
第十三章	213
第十四章	226
第十五章	247
第十六章	275
第十七章	300
第十八章	317

第一章

太阳拖着橘红色的霞光，朝着正西慢慢落下去。天空像开了屏的孔雀，以一个硕大无朋的扇面，展示给人们一天的灿烂。金家庄的金六爷这时正由西往东走在黄河大坝上，那落日的光就投在他的后背，让他变得像是背了一身的金子。

在村里，六爷辈分最大，为人又好，别看只有三十多岁，老少爷们儿都这么称呼他。

落日倒映在黄河里，浑黄的河水中，有一个又大又圆的红球，红球随着流水的波动，一起一伏地跳动着往前走。六爷觉得这情景很是有一些意思，加快了脚步，要追赶那个让人耐看的红球。六爷走，红球也走，像故意跟他开玩笑似的。他当然知道，那红球是根本赶不上的，就像一个人，永远搂不住自己的影子。但是，他高兴这么做。

这个时候，他正有一份很好的心境。

赶着赶着，红球像是突然间晃了晃，就咚的一声从地平线跌落进了深不见底的山谷，倏地一下不见了。再看那原本浑黄的河水时，已经被灰蒙蒙的天地揉成软软的一团，蓬松而又虚无地充盈着辽阔的空间，整个世界渐渐地变成了青砖色。

哗哗的流水声切割着他的思绪，让他觉得刚才的夕阳不是落到西边去，而是落到自己的胸腔子里来了。

那是一份原本就属于自己的美好，落在自己的胸腔子里，像是一种理所当然的珍藏。于是，他竭力挣脱开被暮霭束缚起来的脑筋，铺展开思维，在反刍和想象中再现着似乎离他很近、却又离他很远的落日的慈祥与艳丽。

落日已尽，天色渐灰，很快，东南方向的高天挂起了一轮淡淡的月亮，苍白而深沉，浑圆而清朗。六爷的眼睛眨了眨便迅速迷离起来，一幕幕往事搅和着月亮的清辉，霎时间又在他脑海里起伏回荡……

就在大前年正月十七月上中天的时辰，村子里突然有人疾呼天狗要吃月亮。刚刚睡下的人们，纷纷从热被窝里爬起来，指指划划地望着天空那个蛋黄似的圆点儿，顿时乱作一团。紧接着，人们朝外边扔菜刀，丢家什儿，敲锣打鼓地折腾了半夜，直到黑影褪尽，月亮出来，天空恢复了正常，才都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去睡觉。

两个月以后的一天夜里，刚三更天，鸡窝里的鸡扑棱扑棱乱作一团，公鸡一个劲儿地打鸣，狗儿们转了音似的不停地狂叫。原本就睡不好的六爷觉得有些蹊跷，便披衣下炕，背上粪筐摸着黑转悠

起来。刚到村口，就听到黄河的河道里有轰隆轰隆的声音自西向东滚滚而来，天鼓般地咆哮着、号叫着，好大好大的动静，把人吓得仨魂儿丢了俩。

惊慌失措的六爷跑到大堤上一看：啊哟，可了不得了，远远望去，铺天盖地的浊浪，像一条突然发威的巨龙，在夜色笼罩下，俨然一座云缠雾绕的大山，黑压压地涌了过来。那气势，像是从天际夺路而来，从山林劈斩而来，从地底喷涌而来，排山倒海一路无阻，拖着尖厉的怪叫声从村子上空漫过。

阳春三月里，正是黄河缺水的季节，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水？

他不敢往深里想，将肩膀上的粪筐一扔，撒开腿就往村里跑，一边跑一边喊着：“发大水了，快逃命啊！发大水了，快逃命啊……”

与此同时，村里大槐树上的那口大钟又自动响了起来。老人们记得，每逢天象异常，或灾或难，这棵老槐树上的大钟就会自动鸣响，有时响声甚至相当急促。钟声向人们发出警示，也给人们增添了神明佑护下的生存希望。六爷的呼喊和老槐树上的钟声把村老村小们从睡梦中惊醒过来的时候，河道里的水也已经平槽了，从远处就能看见。上游冲下来的附着物，在白茅坟的拐弯处凸起了一个硕大的草坝，并且还怪物似的缓缓上升，严重地影响着洪水的下泄。

村子肯定是保不住了。

村老村小们全都牵牛赶羊地逃了出来。

约莫走出四五里路，走到一处高坡地带，人们这时听到了黄河大堤被洪水冲垮的声音，是类似发情的母狼呼唤异性的那种嗷嗷长啸，野性里蕴涵着难耐的激情，狂放中宣泄着求助的凄苦。大风猖

狂地拍打着无形的翅膀，把惊涛骇浪一阵接一阵发出的恐怖，传递给仓皇出逃的人们，加大着他们心理上的压力。

天傍明的时候，人们看到，水溜是从村南边的那条顺水沟里夺道漫溢的。随着水势的上涨，村子里已经开始进水。来不及和主人一起逃走的狗“汪、汪、汪”地叫成一团；侥幸能逃出来的鸡，有的已经飞上了房顶或者树杈；只有不谙世事的鸭子，“呷呷呷呷”地叫着，撒着欢儿地散发着幸灾乐祸的情绪。逃难的人们，遥望着平日里装满了美梦的家园，突然间沦为一片泽国，刚开始还充满着恐惧，逃出一段距离之后，看看脱离了危险，反倒生出了一种莫名的庆幸和无可奈何的自我安慰。他们像被大风吹落了巢穴的鸟雀，庆幸着巢穴坠毁的那一时刻，自己和自己的雏儿们，幸亏没有待在窝里。

成群成群的水鸟从海边飞过来了，白刷刷的，一落一片。鸟儿们像遇上盛大节日，在金家庄的上空盘旋着、啁啾着，然后落在许多人家的房顶上，愉快地拍打着翅膀，以占领者的姿态，傲视着这片新的领地。

人们知道，这些水鸟是常年生活在海边的。它们的这种集体迁徙，意味着海水随时有可能出现倒灌和涨潮。一旦东去的河水与倒灌的海潮形成顶托，大水有可能继续向前推进。现在逃出来的这个地方，也不保险了。

“那咱们就接着往前走吧。”有人提议。

走吧。

人们茫然地走着。没有话语，没有哭泣，没有哀叹。就连趴在父亲背上的娃娃，仿佛也突然间懂事了似的，瞪大眼睛看着大人们

挑着担子、赶着牛羊、扛着简单的被褥抑或匆忙中拾掇起来的锅碗瓢勺，成群结队地匆匆赶路。对于还不懂事的他们来说，陌生的历练，不一定是恐惧和胆怯，兴许是某种好奇，抑或是心智的萌发。

间或有牛们羊们发出的叫声。它们不知道自己将要被主人带到哪里，只是觉得以往的常规已经被打破，由单门独户的圈养舍饲，变为成帮结伙的迁徙，肯定是主人出于求生欲望的支配，做出的一种合理而又本能的选择。这种选择，对于它们来说，是福是祸，永远都是一个未知数。它们只能“哞哞”、“咩咩”地发问。发问之后，依然是跟着自己的主人，驯顺而又无奈地前行。

掣妇将雏、拉衣牵手的人们，步履蹒跚、三三两两地行进着，散乱地点缀着春日的原野。

草芽子拱出地皮还不到一拃高，被拧着卷儿的海风使劲地摔打着，像站不稳的孩子，左右摇晃着。随着空气湿度逐渐加大，地皮开始泛碱，腥咸的味道拱得人的鼻子一阵阵地发痒，不时有人打着喷嚏，揉着鼻子擤鼻涕。

起起落落的鸟们，像是纳闷人类的行动，不时地俯冲或者翱翔在他们的上下左右，或然地发出一两声问讯似的尖叫。人们猜想，鸟们也许正在从它们的角度，考证着这支逃难的队伍；或者是护卫着给人们送行。

金六爷看见和祥奶奶的儿子扶着她，已经走了很长的路，就对唯一一个推着独轮车的年轻人说：“爷们儿，把你车上的被窝褥子倒腾一下，腾出点空来，让你和祥奶奶坐在上面，她一双小脚，走不了远路，你们几个年轻人受点累，倒替推着。”

年轻人立即唤住了和祥奶奶的儿子，让他把母亲扶到自己的车子上。和祥奶奶虽然也只有三十几岁，但和六爷一样是沾了辈分的光。和祥奶奶是从外地嫁过来的，与金家庄大脚板的女人相比，那双脚就显得真像三寸金莲了。此时她已经跑得很累，小脚也疼得难忍，便不再推辞地坐上小车，让儿子接过手来推着她。

逃难队伍里的压抑气氛，好像被这个感人的细节给稀释和溶解了。

人们开始说话。

许多人说，今天这场水灾，幸亏六爷发现得早，要不然麻烦大了。

六爷说，逃出来就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金家庄村西头的金刚子看到和祥奶奶的干粮筐子里有一串晒干了了的辣椒，就说：“这么慌的节骨眼上，也没耽误你把辣椒带上。”

和祥奶奶说：“这可是个好东西，谁知道这大水什么时候落下去，要是持续上一些日子，就得到外乡要饭，吃糠咽菜，冷一口热一口，有辣椒这东西嚼上两口，能增饭量，祛寒。”

金刚子歪歪头又点点头，侧脸对金六爷说：“和祥奶奶想得就是周全。”金刚子与六爷年龄差不多，但辈分却小得多，他就像一个影子，总是紧跟着六爷。

下游大坝的口子被撕破，河水白浪拥象似的，朝着西边漫过去，逃过来的这个地方，就漫不过水来了。约莫走出二十来里路的时候，人们推测着再不会有什么凶险，就找一块高岗地歇下来。带婴儿的

女人，躲到背风的地方去给孩子喂奶。搀扶着爹娘的孝子们，把离家时慌手忙脚地从房梁的挂钩上摘下来的干粮筐子找出来，为老人寻找吃食。找到一个窝头或者一块饼子，先递给自家的老人，老人们再看看周围的同龄人，看看不懂事的孩子们，极有礼貌地你让我，我让你，谁都不肯独自享用。最后掰碎了，塞到人们的手里，一人一口地吞咽下去。

六爷和村里几个能顶事的人商量了一会儿，站起身说：“兄弟爷们儿，大水一时半会儿退不下去，这么干耗着不行，咱们还是有亲的投亲、有友的靠友吧。啊？”

“对对，有人投靠的赶紧想办法吧。”许多人应和着。

于是，简单的歇息之后，人们开始各奔东西。

一直独身并且无亲无友的金崇善，走到六爷跟前，说：“六爷，俺闯关东去了。”

说完这话，金崇善鼻子一酸，就给在场的老少爷们儿跪下了。

人们扶他起来。

和金崇善一墙之隔的金东旭从自家盛饭的筐子里拿出两个窝头，塞到他的手里说：“去吧，等大水落下去，快点回来。”

六爷走上来，把自己的一串钱递给他，一句话都没说，只是和他挥了挥手。

跟在六爷身后的金刚子告诉金崇善说，要是走到沧州地界沧县城北十里铺村时，有金家庄金氏的一个老姑，按辈分你应该叫她姑奶奶。饿了，渴了，只管到她那里打打尖，歇歇脚，兑点盘缠。老姑待人极热情，只要说是金家庄子的，老人肯定帮忙。

金崇善点了点头，扭过身子要走，在一旁的和祥奶奶说：“崇善，

先别走，把这串辣椒带上。辣椒是送糠王^①，有了它吃糠咽菜都香。”

金崇善就接了那辣椒，又给金六爷和和祥奶奶磕了个头，然后就转身上路了。

不一刻，就有人也像金崇善那样怅然地走了。黄土地上就星星点点地晃动起一些各奔前程的身影。

成群成群的红蚂螂^②像有意凑热闹似的，毫无顾忌地在逃难的人群里飞来飞去。

太阳很毒，陡然间让潮湿的空气变得更闷热，更让人烦躁。

……

决了堤的黄河让金家庄变成了一片汪洋，土坯房的房脊，鲤鱼背似的浮在水面上，浊浪一下一下在房脊上撞击，不时听到有哗啦哗啦的声音传来——那是土坯墙正在坍塌。这样的时刻，如果有人撑着船从水上漂过，哗啦哗啦的浪涌，都会让人心里产生一种家破人亡的凄惶。

五个月以后，水退了，房倒了，逃荒的人们陆陆续续回来了。

人们颓然地踏上曾经印着自己脚印的土地时，忆恋中的温馨让大伙愈加懂得了家园的价值与重要。村中被大水泡了若干时日的大槐树，顶着稀疏的黄叶，病恹恹地低着头。树杈上垂吊的那口大钟，也因生了锈而变得喑哑了。

所有能接受流沙的凹处与洼槽全被淤成平地，平地里长满了各

① “辣椒是送糠王”，是一句俗语，意为辣椒能刺激食欲，帮助人在吃糠咽菜的条件下增加饭量。

② 蚂螂：蜻蜓的一种，浅红色。

种各样的水草。被急流旋出来的水泡子里，拥挤的鱼儿扑棱扑棱地你推我，我抗你，上演着争夺生存权的活剧。唯一一座存留下来的房子里的顶棚上，结挂了许多叫不上名字来的水生物的蜕皮。灶膛已经被流沙灌死了，生了锈的铁锅里的浅水里，有一张一合地做着艰难深呼吸的蚌蛤、蜗牛，还有密密麻麻乱游乱窜的草虫子，潮湿的地皮长满了青苔，踩一脚沾一脚烂泥，整个屋子散发着难闻的腥臭与臊气。

人们跑到黄河大堤上，看到出槽漫滩的水已经归槽，二滩以里的水全都顺轨安流了，既平稳又顺畅，全然没有吞噬人类家园时的那种恶煞。工于心计的老年人说，这么大的灾情，怎么也得给朝廷打个“知则儿^①”。管事不管事，咱总算是朝廷的臣民啊。于是，人们用木棍做了尺子，量出了一根大绳，又拽着绳子对被冲决的大堤作了丈量，洪水共冲垮大堤一百零二丈，除了一座房子还摇摇欲坠地矗立着，其余房屋全部被冲毁。农田里连一根立着的囫囵秸秆都找不到了，颗粒无收已成定局。这次水灾，逼跑大小灾黎两千一百四十一口，折合大口一千七百一十一口。人们据此向上禀报了灾情，盼望着能有官衙里的人出面管管他们的事。

但终究也没有人来，更没有人过问这里的事情。

儿不嫌娘丑，狗不嫌家贫。纵然是荡然无存的一块地皮，也是庄户人家的根。庄稼是没有了，但是水泡子的周围，长满了水稗子草，而且草的穗头大、籽粒饱满，就是好年景，水稗子米也是上好的辅助粮呢。如今粮食绝产了，有这玩意儿，凑合着也能顶一阵呢，

① “知则儿”，方言，相当于“报告”、“汇报”一类的公文。

庄户日子多咱不是半年糠菜半年粮，先顾眼前吧，趁着秋风还不凉，种上一茬晚秋庄稼，接接短，缓过这一阵来，熬到明年麦收就好了。

六爷从水草洼子里转了一遭回来后，对金刚子等人说：“爷们儿几个受受累，快让各家各户下洼捣鼓^①水稗子米，要不然熟过了种子落了地，连这玩意儿也弄不上可就麻烦了。”

于是，漫洼里都成了捋水稗子草穗的人。老人孩子，男男女女，全都手里提一个篮子，背一个筐子或者提一个破布袋，用剪子铰的，用镰头割的，用手捋的、掐的，不消三天的工夫，那些原本沉甸甸的稗子穗就所剩无几，光剩下一片又一片发了黄的草秆，在瑟瑟的秋风里发抖。

唉，人啊人，每一次血泪交织的洗礼，每一次脱胎换骨的家园重建，都如同举行了一次神圣的灌顶大礼，驱除了晦暗，整合了信心，翻新了日子，把积攒了许久的歌，唱给岁月，唱给人生。

这就是黄河的子孙的性格！

活命的吃食有了，人们就又搭地屋子，又挖排水沟，又耕翻土地，又扶耩下种。于是，庄子重新立起来了，洼地里被大水冲平了坟头，在约莫和原来差不多的位置上，被重新竖了起来，不分辈分、不分男女，全部被更新成了新坟。曾经被水灾掩埋过的小路，又像瘦子身上的血管和筋络一样，在人们频繁的脚步走动中，弯弯曲曲地凸现出来。土屋里依然是朗朗的笑声，娃娃们依旧是呱呱坠地，房顶上的烟囱依旧是青烟缕缕，屋檐下的家雀依旧是衔草垒窝

^①捣鼓，方言，相当于拾掇。这里是指收获，采摘。

儿，和忙着采集食物的人类一样，准备应付冬天的严寒。

地气湿，寒气大，风也显得格外硬。

八月十五刚过，河岸上的柳树叶子就发黄了。

预计今年会格外寒冷，人们垒墙的时候，全都用着匠心加宽了墙体的厚度，房顶上也铺了更厚的草。

.....

黄河发大水后，照例要疏浚修堤以加固河防。治理河道的事体须得河防营统筹管理，各村各镇的民夫按照上面的安排被分到各个河段施工。

这年冬天，六爷带着金家庄几十号修河的民夫来到上游的蒲台县，在一个叫油坊张的小村子里住下来。他们与别处的民夫一起，要疏通黄河的支流——徒骇河河道里的壅塞，为来年汛期黄河正常行洪清淤除障。

六爷和金刚子他们几个人的房东，是一位年近七十岁的老女人。

老女人孤身独居，穿一身干净利索的皂青棉衣，苍白的头发梳理得板板正正，终日里沉默寡言，每天除了忙活一日三餐的时候到院子里抱抱柴火，扫扫院子，其余时间几乎都是坐在堂屋就地^①的一个蒲墩上，同一架纺车捆在一起，在昏暗的光线下，机械而又沉稳地摇动着，摇动着……仿佛从那上面抽出的不是棉线，而是用惆怅与不幸缠绕起来的一团乱麻，一曲单调冗长且又永远没有休止的曲子。那嗡嗡呜呜的声音里，像是隐藏着一种可以致人老化的磁场，

①就地，方言，即地面，地上。

任你如何执著，如何刚强，如何清楚明白，如何聪明伶俐，只要被这磁场罩住，就会毫不留情地将你的五脏六腑穿透，让你心无所依，情无所寄，让你变呆，变傻，直到你在水涩舟胶的困顿中，被孤独与冷漠磨炼得几近失语，忘记什么是哭，什么是笑，什么是七情六欲。六爷他们看到，老女人饱经沧桑的脸上，布满了纵横交错的皱纹，两只无精打采的眼睛，像是被镶上去的装饰物，浑浊而又平静地衬托着似乎没有表情的一张脸。呆滞而又木然的外表，让人产生一种像是在翻阅旧书的感觉。

被磨得锃亮、发着暗红色光泽的纺车摇把，在老女人苍老的手里熟练而均匀地旋转着，从她另一只手上攥着的棉絮里抽出丝丝缕缕的白线，就随着那手的不停旋转，缠绕到锭杆上。锭杆就渐渐地慢慢地变得如同一个枣核状的杆子馒头。少言寡语的女人，则更像一件被远处的绞车拖拽着的物体，在缓缓的转动中，按照一条被规定了的道路，被动地让岁月把自己拖向生命的彼岸，把灵魂打磨得僵硬而又冷漠，无奈而又无助。

人们看到，老女人那机械般运动着的左手，少了一个无名指。

油坊张村的百姓告诉六爷他们，老女人是一个好人，仁义、正派、要强。老人从十五岁上守寡，刚强了一辈子，清白了一辈子，勤劳了一辈子，像没有瑕疵的白布那样，从来没有闲言碎语，从来没有被人瞧不起过。

老人老了，喜欢安静，住在这里尽量不要打扰她，不要打乱老人的生活习惯。

金家庄的民夫们，以外乡人特有的拘谨，尊重着村里人的要求，尊重着村里人的约定。他们待老人像自己的亲人，每天出来进去，